

毒蛇

长篇纪实小说

〔日〕小林照幸◎著

王乃平◎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长篇纪实小说

毒蛇

小林照幸〔日〕著
王乃平译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毒蛇/ (日) 小林照幸著; 王乃平译.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132 - 0530 - 6

I. ①毒… II. ①小…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929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57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2 - 0530 - 6

*

定价 2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追寻一个在消除灾害上投入了火热情感的人的人生轨迹，描述一段医学史的长篇纪实小说。是日本著名青年作家小林照幸的处女作！是首届日本高健文学奖获奖作品！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的奄美大岛和冲绳不断出现被烙铁头蛇咬伤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亲眼目睹了灾难场面的医生泽井芳男，把自己的半生奉献给了抗毒血清的改良和预防疫苗的开发。最终他到了台湾，并由此把自己的研究场所扩展到了世界。

题 记

本作品中所提到的烙铁头蛇指的是黄斑原矛头蝮 (*Trimeresurus flavoviridis*，现学名为 *Protobothrops flavoviridis*)，与中国的山烙铁头蛇 (*Ovophis monticola*) 和莽山烙铁头蛇 (*Trimeresurus mangshanensis*) 虽同属蝰蛇科，但不是同一种蛇。日本烙铁头蛇又称为“波布”(Habu)。

译者前言

我与本书的主人公泽井芳男先生相识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当时我所在的广西医科大学与广西科协一起,承办了那一年在桂林召开的国际毒素会议,我在会上负责接待日本客人。记不清当时是如何谈起了广西的毒蛇,我因为并不熟悉毒蛇的种类和咬伤的状况,曾找了几位中方的学者一块儿谈,我担任翻译。我记得其中有我非常尊敬的专事蛇毒研究的,已故广西医科大学的汤圣希教授。当时就定下了共同在广西进行蛇伤调查研究的意向,由我负责今后与日方的联系。

第二年,根据双方的安排,我负责带队对广西部分地区的蛇伤状况进行了预备调查,也得到了不少数据。一九九一年七月,中日合作调查正式开始,日方的成员是日本蛇族学术研究所所长泽井芳男夫妇、后来的所长川村善治、现任所长鸟羽通久,还有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小林照幸。小林那时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就读于日本明治药科大学,因为仰慕泽井先生,而且当时正在写这本书,就自费跟着来参加调查。泽井先生因为年纪大了,只参加了前几天在广西梧州的调查后,就先行回日本了。剩下三人和我方四人加上司机,在广西辗转两个月,几乎跑遍了广

西,除了调查工作,日本客人也着实领教了中国人的饮酒文化。

那时小林的书已经完成了前面两章。他拿给我看,我觉得挺有意思,在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我摘译了其中一部分,取名《泽井的故事》,分五期连载于《蛇志》上。

后来,这本《毒蛇》一炮打响,从此改变了小林的人生。《毒蛇》获奖并出版后,小林一鼓作气,出版了《毒蛇》续集,也就是本书的第四和第五章。然后,他毅然从正在就读的大学退学,专事纪实文学的写作,至今已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成了一名相当有名气的作家。

本书描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书中的人物均实有其人。主人翁泽井芳男先生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学者,就像本书所描写的那样,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毒蛇咬伤的治疗与预防研究。在他还在世的那些年,日本蛇族学术研究所在他的打理下,办得有声有色,还出版了一份在国际上发行的英文杂志《The Snake》。我曾两次带国内的代表团到研究所参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九七年,应日方之邀,我参加了他们在日本群马主办的一次国际毒素研讨会,在会上我还作了广西蛇伤状况的报告,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泽井先生。一九九八年,我调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虽然去过日本,但因时间关系,一直没有机会再访研究所。二〇一〇年四月,我在本书作者小林照幸的陪同下,再次来到群马,走访了研究所,见到了泽井夫人和当年一起进行调查的其他研究人员。遗憾的是,泽井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研究所也大不如前了。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过去讲得很多,但现在似乎少有人提到了,那就是: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我觉得泽井先生正是那个在陡峭山路上攀登的人。

年初时,我跟小林说想翻译他的这本书,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令我十分感动。我自认为是很努力了,但水平所限,不知是否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原著的精神。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已足够成为对泽井芳男先生的一个纪念。

另外,原书第四章由于是续集的第一章,在第一节里重述了第一到第三章的内容,作为同一本书的连续,显得有些重复,缺乏连贯性,故已删除,但对本书的内容无任何影响。

王乃平

二〇一〇年九月

目 录

第一章 奄美大岛	1
第二章 从奄美到冲绳	103
第三章 类毒素	133
第四章 毒牙的队列	165
第五章 在台湾	247
后 记	331
中文版后记	343

第一章 奄美大岛

1

奄美大岛以制作大岛绸^①和种植甘蔗而闻名，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可是岛上的居民自古以来就被妨碍大岛发展的两样东西所困扰。

一个是“台风”，另一个是毒蛇中的“烙铁头”。

台风具有周期性，多发生在九月到十一月，可对于岛民来说，烙铁头却是一种不分季节的恐怖存在，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咬伤。

被烙铁头咬伤后，马上就会出现连脑髓都像要被吸干似的剧痛，被咬伤的部位变成紫色，转眼之间就会肿大两三倍。随着时间的过去，痛苦逐渐加剧，等到痛苦减轻时，就离死亡不远了。随着紫绀的出现，手指尖和足趾尖变成紫色，体内多处

① 大岛绸（大岛紬）：一种用手织并用泥染的丝绸而制成的和服，以蚕丝制成。——译注

复杂性出血，导致血压下降，甚至由于急性循环器官障碍而导致死亡。死亡大多出现在被咬伤后二十四小时之内。

被烙铁头咬伤后，如果没有抗毒血清治疗，就无法保障生命。

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奄美大岛回归本土^①四个月的八月份，东京大学附属传染病研究所的实验制造所主任泽井芳男接到了制作烙铁头抗毒血清的任务。

2

从这个岛回归日本时开始，从事热带医学、医用动物学的研究人员就陆陆续续来到了岛上。

传染病研究所的同事中从事寄生虫研究的佐佐学小组，也到岛上来进行丝虫病、疟疾等寄生虫病的调查。那时是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年）的九月，佐佐学小组正要结束从前年开始的现场调查，准备回东京。由于台风袭来，海面起了大浪，所有的船只停航，大家都被困在了当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航。那几天，佐佐发现协助自己进行调查的名瀬保健所里积存了许多很久以来的烙铁头咬伤记录。

“反正这次的任务已经完成，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看看泽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45年3月底，美军开始在冲绳群岛进行登陆作战，并于4月1日登陆冲绳岛，随后在占领地设立了美国军政府。6月，美军几乎占领了冲绳群岛全部区域。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冲绳群岛全部被置于美国军政府管辖之下。1946年2月，美军将原属日本鹿儿岛县的奄美群岛从日本政府管辖中划分出来，由美国在琉球群岛的军政府管辖。奄美群岛于1953年、冲绳于1972年回归日本。在此之前，两处均为特别行政区，日本其他地区的国民要到这两个地方去，都需要办理护照和签证。——译注

井研究的烙铁头吧。”

这么想着，佐佐开始翻看这些记录，打算总结一下患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烙铁头咬伤；接受了什么治疗；后来的经过如何等等。佐佐对烙铁头知道得并不多，翻看记录只是想消磨时间。令人震惊的结果却是他没想到的：本来以为只发生在田野里的烙铁头咬伤，原来与岛民的生活是如此密切相关。

有人在睡觉的时候被为了捕捉作为主食的老鼠而侵入民房的烙铁头咬伤，有人在与主屋分开的厕所里被咬伤了屁股，有些小孩在山上玩捉迷藏时被咬伤，还有些人走着路被咬伤，各种各样的病例，数不胜数。

这些记录还显示，由于医生太少、咬伤常发生在偏僻的地方等原因，所以重症患者非常多。

“烙铁头咬伤原来这么厉害啊……原来还以为这只是一种和其他疾病相比患者数很少，而且只发生在奄美群岛的地方病呢，没想到这还真是岛民健康生活的一大障碍呢。确实，研究所正在制作抗毒血清，但流行病学方面的报告还什么都没有。不行，非得赶快见到泽井，把这一情况告诉他才行！”

回到东京后，佐佐马上赶到了研究所内实验制造室泽井的办公室。

“泽井，你知不知道奄美烙铁头咬伤到底有多严重？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制作血清的人，竟然一次真正的烙铁头都没见过，那怎么行！”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佐佐劈头对泽井就嚷嚷起来。

佐佐是泽井在东大医学部的同学，又是在传染病研究所一起工作的亲密同事，还是经常一起逗乐喝酒的好友。听了佐佐的话，泽井一下还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过了好一会儿，才

突然想起了什么。但泽井此刻想起的不只是烙铁头，还有更让他心动的“南国岛屿”形象。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泽井芳男从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怀着对细菌学的兴趣，进入东大附属传染病研究所专门研究细菌学的第八研究部工作。在随后的五年里，他曾在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的腊包尔岛当过军医，回国后回到了原来的研究室，取得了博士学位。

泽井芳男在腊包尔岛的兵站医院每天都忙于治疗负伤的士兵。这个医院虽然没有像前线那样紧张的战斗，但空袭却是家常便饭，人们每天都会想着“今天说不定我就会死掉”。伤兵中就有泽井在东大时的朋友，其中有好几个都死了。

由于医药用品的极度缺乏，有些平时可以治好的伤却变成了致命伤。看着死去的朋友，泽井暗暗发誓：“如果我能活着回到日本，我会连你们的那一份活儿一起干了……”

当年曾经发过誓的那座腊包尔岛……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十一年。战争残酷和艰苦的记忆，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薄，但在腊包尔岛的夜空下与战友谈论的梦想、岛上美丽的风光、随处可见的红色木槿花，却常常出现在泽井的脑海里。

所以，只要有机会，哪怕是一次也好，能再到南国的岛屿看看，说不定能再次感受到那种令人怀念的气息。想到这些，泽井不禁心动了。

但是，泽井造访奄美大岛的想法，第二年才得以实现。除了作为实验制造室主任工作太多外，从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起，泽井还担任明治药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生物制剂的兼职教师，教学任务也很重。

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佐佐为了完成西南诸岛地方病的研究项目，要到奄美大岛进行第三次调查，他劝泽井跟他一块儿去，泽井同意了。

决定去以后，泽井在桌上摊开从佐佐那里借来的地图。除了山还是山的奄美大岛，当时有点城镇样子的只有名瀬市^①。如果是现在，乘坐经由鹿儿岛的飞机，包括换机，只需要三小时二十五分钟，可当时却是一趟长途旅行，需要坐两个晚上火车，再坐一晚上船。泽井又打开日本地图看了看，原来要访问的地方在离鹿儿岛很远的南端，与冲绳交界。看了地图，泽井严肃的脸开始变得轻松起来。

决定了的行程，又经过仔细讨论后，泽井一行坐上了七月十日晚上九点三十分由东京开往鹿儿岛的“萨摩”号列车。同行的有佐佐，还有被誉为抗毒血清制作权威、泽井的导师宫崎正之助博士等人参加的学术考察团。

泽井这时想的并不是“这回我非得搞清楚奄美烙铁头的危害”，而是“最近太忙，这回休息休息”，更重要的是想追溯那段“南国岛屿的记忆”。

他们于十二日早上到达鹿儿岛，与鹿儿岛大学的阿布康雄教授（原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专业是寄生虫学）会合后，坐上下午五点三十分的高千穗丸号轮船开始向奄美大岛进发。十三日早上八点左右，高千穗丸号进入沐浴在夏日阳光下的名瀬港。一座座郁郁葱葱的山峰耸立在海岸边，像猫的额头一样的平地上挤满了民房。山边由于生长了许多苏铁树和香蕉等热带植物，显得色彩斑斓。

^① 现为奄美市。——译注

“总算到了。”

泽井看到这十多年都没见过的南国风光不禁兴奋起来，一边感叹，一边走下船来。

照在头上的强烈热带阳光，带给泽井一种在东京无法体会到的独特好心情，同时也让他想起了过去。

名濑保健所的职工们都出来迎接他们。到宿舍走路只需要五分钟，大家背着沉重的行李开始向宿舍走去。

路上碰到的男人们都只穿着一件衬衫和长裤，戴着麦藁编成的草帽，而女人们则是衬衫加绑腿，头上要么戴着麦藁帽，要么戴着头巾。穿草鞋的人很少，大多数都是赤脚。

被晒得黝黑的人们，看到穿着西装衬衣的泽井他们，全都低下头表示敬意。感觉很奇怪的泽井不禁向保健所的职员打听这是怎么回事。

“奄美回归日本以后，许多政府的视察员先生都到这里访问过。所以，大家都认为穿着西装衬衣的全是大人物。”保健所的职员解释说。

泽井、佐佐一行住进作为宿舍的奄美寮，放好行李后，他们坐下来休息。

“佐佐，看到这些人赤脚，真吓了我一跳。岛上的人们看到我们穿的鞋子，一定感到很吃惊吧。回去时把鞋子留给他们怎么样？”泽井笑着说。

佐佐说道：“应该是去年的事了。那天我们坐着吉普车到离名濑这里三小时路程的地方进行蛔虫病的调查，当时下着大雨。第二天天完全晴了，我们就出去干活。路上看到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太，趟水时把橡胶草鞋拿在手上。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问她为什么拿着草鞋趟水。她回答说：‘这么贵重的

草鞋，湿了以后弄坏了的话就不得了了。”听了她的话，我虽然感到吃惊，却也觉得不是不可理解。”

汗也干了，口也不渴了，泽井一行开始进行考察。

来到名瀬保健所，所长内山裕博士带大家去参观烙铁头采毒所。虽然现在采毒所设在了保健所内，可当时却是在离保健所大约十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山坡上。

采毒这个工作包括捕蛇、饲养和取毒，十分危险，担当这个工作的人每天都是怀着“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咬一口”的心理，忐忑不安地度过的。这一点，到现在也没什么变化。

那时的采毒负责人是名瀬保健所第七代采毒人小野继男。

在这里，泽井第一次见到了烙铁头。

房间空地上堆放着的金属网笼中，关着好几条两米多长，身体的周长可能有二十厘米的烙铁头。烙铁头的身长平均为一米五左右，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大个的。这些烙铁头都是以捕蛇为生的人捉来的，保健所以每条两百圆^①的价格进行收购。当时中等白领的月工资为三万圆。

内山所长告诉大家：“保健所之所以收购这些蛇，主要是想消灭烙铁头，每年大概要收购一万三千条。另外，从回归后的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一月开始，民间的从业者，也就是那些专捉烙铁头的人，以捕蛇名人南竹一郎和原宫哉为首，成立了‘捕捉烙铁头合作组’，现在有二十名左右的成员。这个奄美大岛和德之岛就像合作组的庭院一样，每年这里收购的一万三千条蛇中有将近一万两千条是这个捉蛇合作组捕捉的。保健所也经常得到他们的指导和援助。”

① 本书中的货币单位“圆”均指日元。——译注

小野将笼盖打开，烙铁头一下就抬起头来，缩着脖子做出准备咬人的姿态。

内山所长告诉大家：“这种想咬人的姿势叫咬打姿势。处于这种姿势时是最危险的了，就算是老练的小野，距离没拿准的话，也会被咬到。”

小野左手拿着一根头部安装了一个长一米左右金属钩子的竹竿，将烙铁头挑了起来。刚才还在做出咬人姿势的烙铁头横躺在了桌子上。由于身体被伸展开，烙铁头暂时没有办法做出咬打姿势了。在烙铁头再次做出咬打姿势前，小野用右手中的棍子将蛇头压住，左手的手指飞快地紧紧抓住蛇的颈部，烙铁头马上失去了反抗能力。然后小野用镊子撑开蛇的嘴巴，将其两根一点五厘米左右的尖利毒牙伸进固定在桌子上的玻璃器皿（烧杯）里，用右手按压烙铁头的上颚，由于毒腺受到压迫，淡黄色的毒液从牙齿的前端流出来，滴进了烧杯。一条蛇的采毒时间平均为三到四分钟。这是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过程。小野的技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泽井他们看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次一共对十九条蛇进行了采毒。

从小野开始采毒到采毒结束，泽井一直被活生生的烙铁头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有毒腺的上颚打开而呈现的三角形大脑袋，以及显得极其邪恶冷酷的目光，除了一脸凶相外，再也无法形容了。与生长于本土的日本蝮蛇相比，烙铁头的身体要大得多，力气好像也比较大。真没想到同样是在日本，竟然还生活着这么大的毒蛇。

小野采毒时，虽然隔着相当远的距离，泽井还是清楚地看到了那两颗白色的大毒牙。从毒牙中慢慢流出的淡黄色毒液，